

郁风◎著

画中游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溪木

黄君璧题



青年读本

C52
147/1

画 中 游

郁 风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记人篇

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1940·香港·鲁迅诞辰 3

生命的强者——白薇 12

齐白石的诞生地 25

齐白石的铁栅屋 32

林风眠先生二三事 39

叶浅予倒写回忆录 44

“画坛草寇”叶浅予去了 54

一位艺术家的寿宴

——陆志痒和 30 年代的漫画伙伴儿 62

坚硬挺直的柱石

——忆尚仲衣教授 68

为新闻自由而打躬作揖

——悼念陈铭德先生 75

叶灵凤和郁达夫和书	79
他使人快乐	
——怀廖公	84
夏公——一棵永生的树	90
阿英同定的珍藏	92
“老顽固”傅雷	97
王世襄与芳嘉园小院	102
张佛千的文字游戏	113
怎能没有你	
——悼新波	117
送徐迟远行	120
历史的血肉	
——看丁聪的画	138
伟大幽灵之屋	142
画家赵无极	147
林中别墅的周末	155
冥邮	160
风雨过来人的忆语	
——致林海音	164
“我爱平凡的人们”	
——悼周思聪	172
一颗超载负重的心	
——纪念好友何塞·万徒勒里	177
谢谢你！戴乃迭	189

亲情篇

我的母亲	195
百岁诞辰遥寄	
——致母亲	206
面临生死抉择的路历程	
——纪念父亲郁华烈士殉难五十周年	221
浩伯伯	
——五十年的家乡医生	234
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244
国恨家仇五十年	277
重读苗子北大荒来信	
——致李辉	282

故乡篇

我的故乡	291
《我的故乡》补记	315
最可怀恋的地方	329

随笔篇

自然与人	337
------------	-----

从糠里榨出油来	345
梦断童年	349
生死之间	351
冬日抒情	358
远·古·别	361
海鲜·湖鱼·牢饭	363
春天里的秋思	367
我来不待桂花迟	369
芳草何愁在天涯	372
淡忘后的回忆	
——读冯亚春的狱中札记以后	374
一段特殊生活的速写	380

游记篇

莫干山二十四小时	387
又到江南赶上春	390
开向世界的窗口——香港	393
红花之岛西萨摩亚	408
丝绸路上失去的王国	422
罗丹博物馆及其他	425
澳大利亚的土著艺术	438
大峡谷——时间的切片	446

巴黎珠贝（节选）	449
----------------	-----

艺术篇

关于我的画	471
-------------	-----

画中游

——富春江上读画记	474
-----------------	-----

读齐白石画稿	503
--------------	-----

中国画的现代感

——写于朱屺瞻作品展览之后	510
---------------------	-----

赵无极——在东西方之间	514
-------------------	-----

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锋

——上海的漫画时代	538
-----------------	-----

序跋篇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者前言	551
---------------------	-----

《郁达夫海外文集》再版的话	557
---------------------	-----

《二流堂纪事》序

——和苗子的对话	559
----------------	-----

《陌上花》序	562
--------------	-----

缝穷婆的志愿

——《时间的切片》序	565
------------------	-----

014 (袁草) 凡森著巴

附:

绵长的情谊

端木蕻

——读郁风散文 567

急转的陀螺 573

微中国

074 叶圣陶王士春著——

008 韩画江白亮著

忽升原的画图中

010 包文度基品书卷以来于其——

018 周文式西永去——对天林

森淡的木美升原图中

002 升升高更的教士——

微中国

022 吉南清著 (梁文长著夫出而)

028 周柏源著 (梁文长著夫出而)

书《事国堂品二》

028 舒叔由干苗叶——

002 书《事国堂品二》

周志国著衣鞋

002 书《事国堂品二》——

记人篇

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1940·香港·鲁迅诞辰

历史上各个时代有它不同的声音，有时是欢歌，有时是徐缓的流水，有时是火车头行进的轰鸣，自然也有万马齐喑的时候，而我们是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我们和那时的千千万万青年人一样，是在一片黑暗中，只听见哭泣，冷冷的枪声，异族侵略者的傲慢的呵斥，刀刃相击的刺耳的铿锵，还有在荒淫无耻的灯光下回荡着靡靡的音乐。而就在这许多噪音的交响中，升起一缕突出于一切之上的、萦绕不绝的时代最强音——那就是鲁迅的声音。

于是众多的青年人跟随着这声音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携手、拥抱、团结得像一个人，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有一次我直接感受到这股力量所冲涌的悲痛的海浪，我走在高举民族正义旗帜的一个庞大队伍的中间，那是在1936年10月20日的上海，那一天上海沸腾了，潮水般的人群，庄严肃穆的歌声，孕育着愤怒的火焰，沉重地、缓缓地流向万国公墓。

鲁迅安息了，但是时代的最强音继续响彻云霄，继续



吸引着更多更广大地区的青年人，站在前哨。

下面记录的只是那么一小群亲爱的伙伴在四十七年前的香港所参加的一次纪念鲁迅六十诞辰的活动。

这是从最近收到香港卢玮銮女士寄给我当年《星岛日报》画刊的复印件所引起的。拨开半个世纪岁月的灰尘，逐渐显现出来，好在还有丁聪、冯亦代的记忆帮助我把镜头拉近了。

一幅巨型鲁迅头像

1940年8月3日的下午两点多，香港，大雨如注，打着雨伞、穿着雨衣的男男女女走向加路连山孔圣堂。

抬头正面只见一幅巨大的鲁迅头像，在灯光下黑白分明如刀切的面部造型，简洁、夸张，但一看就是鲁迅，给人以不能忘记的深刻印象。

许地山主持开会了，萧红报告生平，张一麟讲话，徐迟朗诵诗，长虹歌咏队的合唱都是站在这幅巨型头像的前面。

凡到过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人都会记得，展出图版中，有一幅周恩来同志于1946年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的大照片，后面的背景就是这同一幅黑白分明的鲁迅头像。而且似乎就是同样大小的原作。我不知道，或者

已完全忘记1940年孔圣堂的盛会之后，这幅画像归谁保存，又怎样会经过香港沦陷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又出现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

但是关于这幅画像最初的产生、创作、制版发表、放大复制的全过程，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开始，要从1939年的夏天说起。在香港环山绕行的薄扶林道下面，有一排陈旧的普通居民楼，叫学士台，“八一三”后从上海出来的文艺界不少人都住在那一带。如画家张光宇、正字兄弟、叶浅予、丁聪，诗人徐迟、戴望舒，作家叶灵凤、冯亦代……那时我刚从四战区韶关经东江到了香港，自然常常到学士台去，于是上述这些人从闲谈中筹划出版了综合性文艺杂志《耕耘》。大家写稿、看稿，大家凑钱，由于只有我刚到还没有工作，便担任主编，办理集稿、编排、通联、印刷等事务，黄苗子当发行人，用他的重庆地址在港英政府登记。第一期居然于1940年4月出版了。这是在战时全国印刷困难条件下，出版的惟一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刊物，引起了香港和内地文艺界的兴趣和支持。就在这一期首次发表了许广平先生（署名景宋）的特约稿《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约一万字。

这时香港文协漫协正在筹备于8月3日（按旧历，鲁迅的生日为八月初三）举行纪念鲁迅诞辰六十周年的盛大活动——包括纪念会、晚会和木刻展览会。当时的事情很好

办，一经决定，大家动手，自然配合。《耕耘》二期发了两页赠读者精印画像，一是“鲁迅六十诞辰纪念画像”（叶浅予作），二是“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画像”（郁风作）。同时发表徐迟约来的戈忻（即陈歌辛）新作鲁迅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曲谱，用五线谱刊出。第二期就赶在8月3日出版发行，参加纪念会的人差不多人手一册。

——现在就说到那幅巨型头像了，它就是叶浅予作《耕耘》赠读者那幅鲁迅画像的放大。

纪念会的前一天，在香港坚道十三号A，全国漫协香港分会的会址，一间大厅的地上铺好一块三米多高，两米多宽的白布，用木炭打好了格子，在《耕耘》赠读者那幅画像上也用铅笔打好同样数量的格子，参加者有漫协同人张光宇、丁聪、谢谢、叶浅予、糜文焕、张正宇、郁风，大约是浅予先用墨线勾稿，然后每人负责多少格，工具“画笔”只是一团旧报纸，攥得紧紧地，就用它蘸墨汁拍到布上，形成不规则的有空隙的墨点，掌握好每人与别人相接处的疏密浓淡的统一，就算完成。据发表这照片的《星岛日报》说明，只用一个半小时。

这种在普通白粗布上面用墨、也可用水彩和广告色画画的办法，在抗战开始时，被漫宣队和其他美术工作者普遍采用过，画好后，挂在街头或上下用竹竿挑起举着游行。

青
年
木
刻

木刻运动十年总结

“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木刻展览会”是由文协、漫协和木刻协会联合主办的。日期是1940年8月3日至5日，地点在坚道二十号，会场是借用中华中学的教室，当时文艺界经常在这里举行集会活动。校长黄祖芬是如今的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他和几位进步教师以及电影演员石慧等曾被港英政府监禁。

鲁迅自30年代初倡导新木刻运动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介绍国外进步作品，与木刻青年通信谈话，亲手培养，出版和展览、介绍他们的作品……直到他逝世。叶灵凤为《星岛日报画刊》出版的展览会特辑撰写了《前记》，其中说：这次展览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中国新木刻诞生的十周年。特辑刊出了展览会内容概要：

- 一、全国木刻家创作木刻两百十件。
- 二、木刻宣传招贴，抗战门神画、斗方、木刻连环画等。
- 三、木刻专集，木刻刊物。
- 四、有关中国木刻运动之史料。
- 五、德国木刻大师丢勒作品全集、荷兰拜因《死的舞蹈》木刻连环图、布利斯著《世界木刻史》等西方木口木

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刻参考资料。

确实这是一次内容丰富、颇多精品的展览，也是第一次以纪念鲁迅的名义展示中国木刻运动初期成长发展的总结。当时为筹备出力的，除漫协同人外，木刻家朋友我记得有黄新波、唐英伟、黄荣灿等，他们也经常在我们漫协的会址坚道十三号A参加晚间画模特儿速写和其他活动。展出的印刷精美的外国木刻作品则都是叶灵凤的私人收藏。

晚会的节目哪里来？
如今要组织一台纪念性晚会节目，至少要经过这么几个步骤吧：成立筹备领导小组，还得拟定一批主任、秘书长等名单，下令调几个演出团队，计划搭配节目内容，作经费预算通过审批，租赁会场和组织观众，印发请柬入场券节目单，排练之后的节目预演审查，等等。

可我们那个时候却简单得很。为晚会专设的领导机构是没有的，如果说有个统一精神的领导，那就是冥冥之中的鲁迅先生。自然，主办单位文协和漫协是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成立的，而这项具体活动却全靠大家各显神通。会场是借用的，由于只有八百座位的限制，于数日之前就由商务、时代、生活书店义务代售入场券，两毫一张。没有

什么经费，参加的团队都是主动出节目，如长虹歌咏团专门排练了为晚会而作的献诗；有个业余联谊会是工人店员、银行职员的组织，他们在冯亦代帮助导演之下，排演了鲁迅作品中可以上演的《过客》；徐迟代表文协的诗歌组朗诵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压轴戏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李景波自导自演的《阿Q正传》的第五幕，这一幕是写阿Q之死，原改编是田汉。李景波前年病逝，他是第一个演阿Q最成功的好演员。

文协和漫协关系密切，也因为当时不分写诗、画画、演戏、编报、写文章，彼此都是亲密的伙伴。原定有个专为晚会而写作的报告剧《民族魂鲁迅》，好像是萧红写的，但太长，只有一个星期时间，很难排演。于是有一天我们在常去的小小加拿大餐厅，有丁聪、亦代、徐迟和我，喝了许多咖啡，谈了许多设想，逐渐落实到现有条件可行的程度，弄出一个四场哑剧《民族魂鲁迅》。首先，哑剧不要台词，全靠表演和舞台气氛，再就是利用《耕耘》刚发表的《惯于长夜过春时》作为主题音乐，这样，脚本的构架就搭起来了。据丁聪回忆，第一场就是他演的独脚戏，表现那个时代彷徨的青年。他还记得他当时一面表演，一面看到台下二排坐着萧红和乔木（冠华），还频频向他点头呢。大约第二场就有柔石等五人的被捕和殉难，然后是鲁迅出场，在月光下徜徉沉思，随着音乐，有男声伴唱：“惯